梅花草堂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吴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周啓祥　較

誌狀　有小引

先世誌狀皆一時椽筆爲之子孫多不自作然終不若其子孫作之之詳且核也若夫誌墓之銘碑阡之表則必托之聞人以傳於世然太史公自叙世家歐陽文忠公自表瀧岡阡其文將與天壤俱敝由此言之亦顧其人之子孫何如耳而或者爲之解曰孝子不諛

其親不銘壙不表阡禮也夫曰諛則何傳信之與有而又安取聞人如椽之筆也哉不肖幼承先訓讀書侍親外不得從星家相家堪輿家妄測功名希遘龍脉庶幾永衍前人樸茂之烈用是一意誦讀衰遲俟命獨冀有所譔述以傳示子孫而中年廢視楮墨不分其又何敢以不文之筆僭述先世之遺顧嘗念之家無掌故族鮮祭酒惟我大父母我父母諄諄述訓之槩洋洋盈耳而寸管在握有美

弗彰以故復遲回久之丙午之歲禍延先妣愧處苫次時理舊聞自平日所傳媺德懿行以至生辰死忌稍屬影響蹶起入戶思訊慈幃而音容不可復作矣此時痛割怦怦若墜然猶遷延歲月倏忽禫除始薰沐稽顙作六世祖耕雲先生妣顧孺人狀略自高而後至我大父母皆有記述以冠于先府君先夫人狀誌之首誠慎之誠慇之也嗚呼痛哉藐焉肓孫僭紀先緒何啻以蚊負山取蠡測海而

運當上下一綫之時乃猶稱引太史文忠之義蓋以訓後人俾有所激發其志氣非以自寬謂可藉手見前人地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罪我妄作則不肖將含愧聽之不肖大復謹題

六世祖考耕雲府君祖妣顧孺人狀略

張氏六世孫大復謹按木主我六世祖考畊雲府君諱瑜字道瑾别號耕雲其先世居五保古渡頭孝弟力田不營衣食于四方古渡在吳淞江南而江之北

有村曰楊庄則以敬顧翁昂世家焉顧氏亦力田孝友贊先張氏多藏書子孫知學顧翁見府君樸雅沉毅心器之而翁配毛氏未有子生女三人遂以長妻府君府君贅焉是爲我六世祖妣顧孺人孺人既公廉自將佐父母家政有功而府君尤刻意耕讀常不欲自處有餘顧翁愈益重府君後翁側孔氏舉一子瓊生而穎敏甫長翁祈府君傅之嚴瓊好弄目怒府君且私恚曰而從兒家飲食而奈何撻我爲府君默然不怡入謂孺人曰可行矣而弟言是也孺人以告

毛母毋笑語府君曰倩豈痴耶乳臭兒語而煩倩聽誤矣府君默不應低頭理數卷書藏之篋孺人知不可奪揮淚謝母挐舟歸江南不肯持一錢往母泣送江干而私以粟三十鍾藏他舟贈孺人府君覺欲盡之舟人亟馳歸顧翁自外入聞之馳從讓府君府君笑曰固也壻聞之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慧小舅八歲耳而言若此壻不能與巧慧者處且翁媼既有子而其後乆朽吾家父母畊稼具使吾兄日夕倚江干望揚村樹色我則悖矣顧翁雖口讓府君不置

而心服其言聽府君府君既歸古渡偕兄璘並畊隴上作勞耳熱爲兄談説古忠孝廉節事娓娓忘倦顧孺人益復勤苦小立產業江南多藝蘇蘇地斥莽不可眡孺人眡之竟畝即老農婦自謂弗若也府君幼不知書自楊村歸通曉古今成敗尤工書法其後瑗弱冠爲諸生有聲廿九遂夭時府君已老猶能爲瑗子瞻持門户如顧翁時府君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孺人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四保龍字圩生子一諱瑗娶方氏贈禮部主事鄧庵先生

麟女六世孫大復曰大復少聞大父母及吾父母說如此大復不肖不能曉先世事往訊掌故于顧孺人五世姪秉禮得讀管中翰所爲顧尚德先生誌始知孺人父諱昴母毛氏大父諱庠母殷氏尚德即府君贅楊村時嘗傳之者也大復藉秉禮之誼稍聞毋家世系甚善乃竟不能知丈家之始何諱何字即府君與孺人生何時卒何歲葬何年月豈不痛哉先夫人嘗語大復曰其舉若時夢衣白笄緇者抱一兒授我既覺生汝已言之家姥姥云顧孺人殮則衣白衣笄

緇布者也大復兒時又嘗夢楊村墓爲雨所嚙有蟾蜍立而人語父使人省之果雨嚙墓道一巨蛙鼓塚上如請吹大復不肖今日爲府君述行略豈其先既有徵耶

高祖考半閒府君妣方孺人行略

府君諱珮字德聲少從父畊雲先生居五保古渡頭耕讀自娛既長去爲縣從事故從事得與令持論律例府君引辯从之令怒目攝府君府君頭面盡赤不欲仰視趣歸舍閉閤竟日遂自免里人推府君爲賦

長領賦千而府君視所與同爲賦者產多不踰府君乃詣縣自請爲萬石長或謂府君柰何以中產自請役後將不可支府君笑曰某嘗恨生平無所事事不能有裨於斯人今者强自占役以少休同里之產不逮者復何慮哉于是府君歲理賦長事故事領賦萬乘馬會賦急府君策馬而馳有少婦隔而涉府君迂道道遠數里御人持之府君曰疾行將及城吾終不畏道遠見涉婦彼此安所置面目耶蓋其長厚類如此晚歲以貲得九品聽選官不果赴產亦稍落府君

力持之仍從父業而是時二子與於文學欝有雋聲
延師會友多長者游府君喜動色曰吾不復能提㚖
忍息從諸賦長辰酉握筭跚跚爲子孫作牛馬走矣
因自號半閑時從里社飲食而里人德府君之義役
亦減什之七府君益復與配方孺人務行其德終身
不衰孺人諱秀贈公節菴方麟女母朱氏封安人贈
公舉孺人時未有子與朱安人絶憐愛之既歸府君
而府君母顧孺人治家嚴竟日無喜色孺人莊事之
承顏迎志凛凛愳不得當姑指絶不似父母家憐愛

女也中歲建新第於興賢里長子居左次居右而自
葺數楹退老於右之西偏撫寡媳盧節婦每秋風颸
起趣婢子浣泉衣挫針補綴以衣其里之煢獨無告
與啞女孿子之傴行雨雪間者而又時時多治糜飯
餅餌以飼囚祁寒暑雨歲有定期及期囚人輒相顧
曰張老佛當一見餉已而果然府君生於天順七年
月　　日卒於嘉靖十二年　月　　日享年七
十一孺人生成化元年乙酉五月二十九日卒嘉靖
八年己丑十二月十四日某年六十五子二長詔興

業縣知縣娶王氏次誥縣學生娶盧氏即節婦也女一嫁縣學生許載孺人先府君卒以嘉靖十年辛卯正月二十一日葬邑二保𨹵字圩新阡弟奉常方先生鵬嘗爲之銘銘曰嗚呼痛哉是爲吾姊之宫木茂土豐流水環其東冀爾子孫之無窮去北二里是爲我考妣之封死而有知尚永永其相從嗚呼痛哉府君殁未有誌葬亦不詳年月

曾祖考唐文府君妣貞節盧孺人狀畧

故奉常方先生鵬集有張錫誥墓誌銘即不肖之曾

祖考唐文府君也其曰張母節婦盧氏墓誌銘則不肖之曾祖母貞節盧孺人也奉常于府君為母弟愛府君深又習知孺人氷霜之操故其文直而該詳而不支可示来世而不肖大復自幼聞先大父母先父母稱說府君孺人之槩多所記憶謹述其餘附于家乘庶幾我兩世父母當年告語之意而不肖三十年来胸中格格然若有所茹而不得吐者庶其免夫府君瘦骨瑩肌雙眼如漆一目數行俱下繈褓時即不好弄若多深湛之思既長風氣日上一時操觚者莫

能以秀健先府君文脫稿邑人士傳誦輒熟府君亦了無滿志之色十九應陪京試不雋父毋慰之而几席上多淚漬方孺人爲設大帷日夕危坐其中不窺戶者二年而案上所著書幾尺有咫時節婦已擧我大父方二歲而外父盧丹谷先生以御醫幸武皇帝子兵部少欲延府君往偕居長安府君爲好語謝之而私於節婦曰其贅法當往若能忘吾父毋官私之責乎若去糟糠而從吾遠遊日厭汝家華貴如此日我心何節婦曰惟君命之竟謝不往亡何患脾疾寢

數月卒時二十二歲節婦甫二十歲先大父三歲耳節婦既殮府君即屏去膏沭脫釧易穀爲舅姑理逋債又養族人子相持門户視府君時溢爾肴從長安來者節婦起居親屬外絶無一語及張家事亦絶無一語問居長安時事何狀也後兵部公既貴豪視里中獨拆節謹事節婦而節婦絶不令從兵部来者闌吾家勤苦歷三十年如一日此其形影所自知竟何如耶卒年四十九後四歲將學御史楊公宜命旌其門曰貞節邑人王綸爲書貞節堂三字以彰夫人而

年不及格先大父母先父母奉功令不敢輙請於朝
痛哉憶昔先大父嘗語不肖曰吾六歲時秋夜起如
厠皓月當空五色雲蔽天多奇姿驚呼吾母母帶夢
而起亦驚喜甚令吾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印月下
母慟欲絶爲述吾父讀書時事相抱哀號而雲中雁
聲裂然若助予悲者不肖聞斯語而泣大父掩袂泣
曰小子識之而曾大母地下有知知而輩稍具頭角
當益自悲其不逮矣不肖幼侍先子歲時拜府君像
儒衣儒冠羸形楚楚輒欷歔竟日指示不肖曰聞之

先夫人我祖將易簀時令兩人翼而起攝衣冠坐使侍者傳之曰俾吾子孫見吾齋志以殁而强自振發則吾死不恨乎故吾所以悲者自汝大父至汝小子且三世矣而冠履如昨可奈何嗚呼痛哉序語刺心累世莫贖言之則割不言則恐来者莫喻此恨也嗚呼痛哉故謹述餘聞與方誌並錄家乘世系年月不復載盧丹谷先生子梗乙未進士嘗為駕部郎無子與曾大父為外兄弟又奇愛先子故張氏至今祀之

先祖考蔭江府君祖妣晉孺人狀略

嗚呼痛哉我先考既合葬父夢江府君母晉孺人之
日中夜起徬徨周行庭宇泫然涕泣余小子亦泣不
敢問也有間顧不肖曰此事須汝小子蓋我先世歿
母皆未有記錄吾毋執筆哽咽不數行輒起立何者
三世面目依然故我我王考齎志之誥謂何不肖痛
思庭訓日履途窮忍狀吾先大父母哉雖然不肖齒
且豁亡無日矣謹按府君姓張氏諱懋陰字抑甫別
號夢江娶晉氏府君生正德五年庚午三月十五日
卒隆慶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八孺人生正

德七年壬申閏五月初三日卒萬曆十年壬午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一子二人長維翰次維城女一人嫁李延節孫男七人大復大臨大觀大年大有大晉大升孫女四人曾孫男十一人桐櫝檽杷樫枌楷柚杜榊　女十三人玄孫男二人安淳守淳府君歿時見孫男五孺人見曾孫男一葬以萬曆壬午四月初一日又二十六年戊申不肖始克狀其略如左狀曰府君清髯偉幹秀目方顱明豁多大志不肯媕阿以取媚於時痛父唐文早世勵志力學又嘗聞之方先

生脩身行已之要有爲有言必依名理屹然不移于
六補學官弟子聲藉蓺苑間屢應試不售會毋盧節
婦捐館而我先考已露頭角鬖鬖逼人府君喜曰是
兒必儆毋令而翁與郎衡也甫四十即觧免稍稍事
生産然性濶達終不能與人爭尺寸之嬴出必多讓
然産亦竟起或問之故府君曰若知天乎不跦不能
成其大布網於牛蹄之涔其爲鯢鮒幾何矣故曰知
予之爲取政之寶也甞與人券券千金而府君未具
一錢孺人恠之府君曰此非爾所知也及期而券值

畢具或又問之答曰此豈有神鬼輸之哉吾故不侵千金之諾以信人聞者服其稚量累世戚里多豪貴相高府君處之絶不見有跼蹐寒畯之態至其潔清自矢持身持家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斬如也孺人秀整寡言笑坐立皆有常處不失尺寸父習齋翁初與唐文先生爲文章交有女必許府君比視唐丈倉卒踐之而孺人母陳安人亦蚤棄孺人十三来婦盧節婦撫孺人如女孺人之事節婦晨夕婉孌不異其母中歲嬰痞疾嘗坐密室子婦更侍内外兒孫環

相向者常數十人嬉戲歡譁務歡孺人孺人亦時時
順解已復泣下曰思吾褁者爲兒時幼婦寡姑形影
相弔而今如是耶其何及矣毋歲祭埽必戒吾毋及
吾叔毋洗滌爲具齋素如儀曰先夫人有言兒孫奉
養有盡但綠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孺人
生無一命之榮而終身靜默所在肅如府君性嚴濟
之以慈道廣濟以儉淵達濟以周謹故孺人之歿也
童僕欷歔隣人焚香罷市此豈易及也哉嗟乎府君
生不識父孝事其母世謂唐文有子孺人不及奉毋

敬事其姑謂張家有婦生平大節夫又何憾獨念我考以有待之志付不肖乃覺殘覥面目草草爲祖考夢江府君祖妣晉孺人狀則萬死莫贖云爾

先府君行狀

先府君既棄不肖孤等之七年始克葬于邑二保爲字圩祖塋之穆從府君命也痛哉不肖孤生不能養歿不能葬即覆面抉眼媿不免相見地下惟是當世大人先生或憐而賜之一言則府君幸托不朽而孤有藉乎嘗聞之府君張氏故世處廬山五保古渡

頭力畊好義幸不大乏數傳至高大父半閒翁諱珮娶方始徙城居創新第興賢里擧二子長詔次誥誥字唐文是爲曾大父娶盧氏生大父夢江先生諱懋隆娶於晉工部員外郎習齋先生悳女子二長即先府君也府君甫墮地而父母族之長者見之喜曰美哉張氏世德崖惟有孫而已耶于是方奉常名府君曰濬而字之九川後奉大父命更諱遂號曰九川云府君幼岐嶷六歲就外傅傅不煩十三能文章師事數十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然無弗雄府君者而張

先生元方先生弘靖周先生梅尤異之悉以其學授焉二十試有司令公王東圖一見嗟異曰神龍天馬之才矯矯然不受覊緤時以為知人尋補博士弟子升上等大父自念曰幸有子能為儒者吾何求哉遂謝科試弗往曰聊拓吾業毋以饘粥為兒累也府君益感奮為博雅之學日課叔氏維城誦習經史而邑中縉紳先生競相延為子弟師所得脩脯悉以周親賓之乏者常不使有餘為文務刷洗舊習根極理要而潤以真懇之辭絕不好弔詭習氣以故一時名士

咸願締金蘭交推為盟主府君亦任真自許為之副
析疏鮮不少避然府君實以意氣相先非徒文章之
交而已也同事者往往脫穎去府君亦無遂窮之感
至穆廟改元文體創變府君喜自負竟以憂免則立
不肖於庭而訓之曰自汝曾大父為諸生有聲夭不
得志汝大父又以某故謝業吾所以屢躓屢奮百折
而不挫者徒欲一第以報而大父而遘會不逢已矣
是在子則盡發所為博士業付不肖句解而統貫之
而務買先世未備之書伏而讀焉視舉子特益銳于

是問奇者日益進而府君益樂與之接辰酉不休其用之以中主司之程者若射覆然比不肖稍能握管則又召大年訓之曰吾不喜儒家子僅守章句作一窮措大吾課大復殫矣力不能爲若謀且若多病亦不能竟學則使讀軒岐書而時寫山水竹石以寄興曰聊以娛吾老也而今皆不酬痛哉方大父寢疾時歲在丁卯試且迫府君日迎醫檢方與叔氏謀所以備不諱者絕不及試事大父使親賓促之府君泣下曰事急矣其雖欲行勢不可即行亦何心弄三寸管

且生平讀書談道何爲耶嚴謝親黨而漫爲好語以慰大父比易簀而大父訣曰吾嘗以未竟之志付子吾自敗之其如不能厚立產何府君痛欲絕而是時大母故病痞不任行府君爲竹輿舁之母事必先志以迎不使色怒也已卯府君貢於鄉當詣京師念母病不欲行大母謂曰兒勤一生不識長安何狀盍往乎吾自善飯毋恐也已別則又曰兒性戇難爲作下亟望汝歸耳且吾老矣府君試畢告詣南雍故人強之謝不可亟馳歸見大母亦竟不詣南雍也當是時

府君年五十矣然益奮於學嘗語不肖曰誠爲儒者而藉有一物之不知令吾家茂先夢中相對何以謝之毋宴坐不肖與大年必侍侍必稱引古昔至忠孝節義髯須髯輒張夜分忘倦不肖或質所聞府君應口誦之累牘連篇不錯一字生平無諾責與人約輒以一板識之刻日立程無弗酬者旣定交洞見底裏而絕不能容其過稍不當意輒色厲之甚者陳是非利害之狀反覆夾擊之其人方愧汗無聊而府君忘之矣人有一善則口之不置而尤好獎拔後進惟恐其

不聞於世也客至縱談不及俗事有勸之立產或携鏹以贈者至府君所不能發言多懷鏹而出里中英少輒相謂曰見張先生惟恐服御不衷爲詬病比與之交不啻飲醇府君雖不膺一命乎而當世利害得失之故靡弗精覈而筭其便比年水旱頻仍室宇懸罄小民至相煽爲盜不可止守土者患之府君摟故事條以巳見條數欵兩上之而兩放境内貼然令遂傍詢他事府君謝曰非其所聞令愈重之欲免府君役府君謝曰其免必及細户夫非明府子民耶柰何

以其故累之竟役如約府君清不絕物嚴不礙和已諾必誠慕義若渴嘗慕張弇厓之應辛蘇子瞻之立朝而尤好讀子瞻集以為古今文章之變無踰此書者老屋一壓粗設講誦遊適之具日夕吟詠其中興至小步城隅倦即假寐識者謂正似彥方懶似叔夜詩似香山書似南宮文似臨川府君皆笑不答居恒善相人多奇中而獨無一語自及不肖等請之徐曰汝勤讀書此非爾所聞也而時時忽自語若以為歲行且盡者詎期一疾遽至是耶痛哉痛哉當未疾時

不肖方擯於主文者府君慨然久之亡何謂不肖曰

咋夢也而不祥云何雖然生老病死符到便行吾守

之君子素其位而行吾人素其位而學汝與大年共

勉之已及家事已又念大年廢舉業不欲令受外侮

不肖懼不敢出一言府君復笑曰吾過矣夫夢也而

吾遂出不祥語耶言畢客至未數局而瞑痛哉痛哉

府君諱維翰字宗翰別號九川娶李氏縣學生五山

先生女生于嘉靖六年丁亥九月二十五日卒于萬

曆十六年戊子三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二子二長

即不肖大復縣學生娶顧氏庠生允烈女次大年娶方氏奉常先生曾孫曉女女一嫁庠生潘士元孫男四長曰桐娶府學生薛學閔女次曰櫝娶陸　女次曰樫娶李元德女次曰柚未聘俱大年出而桐則不肖奉府君命抱爲子者孫女七一嫁太學生沈大雅子綏之一嫁光禄署丞孟景淳子時來一幼未字大復出一嫁太學生周冲子瑁成一嫁邑人許伯寅子東敏餘未字大年出　先是大父母旣葬而府君命不肖等曰吾事已畢異日者會須從遊此地耳謹遵前訓

卜以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十二月二十八日窀穸焉痛惟府君生平懿行不容泯泯無傳而又不敢爲溢辭以誣泉下謹述大略如左

先夫人行狀

先夫人生于嘉靖丁亥二月初七日卒于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甫十三來歸配先君子九川先生生二子長即不肖大復次大年女一嫁潘士元早卒夫人生無一命之榮而中更窮苦不肖又荷天之𠍵聞聲伺夫人喜慍者又十餘年會八

十當賀賀賀客方在門而予者隨至痛哉痛哉尚忍言乎哉不肖哀伏草土追憶夫人八十年夢中事謂古者稱毋夫人作先夫人狀略以請於當世之有文者夫人姓季氏父諱龍伯字子升世稱五山先生毋支氏繼狄氏祖一鳳字德諧祖毋殷氏繼陶氏夫人性勤敏及事大王毋盧節婦節婦既嚴冷自持而王毋晉孺人復方謹寡言笑夫人迎顏色侍之兩毋歡焉人謂張家婦是小女子竟能歡二嚴毋當是時先大父夢江先生將自輟舉子業一意課先君子先君子

好結客坐上常滿夫人率婢子短襦操作晝夜不倦以給四方之問奇來者不繼則脫釧佐之又不繼則稱貸而益之以故夫人之橐如洗而貸劵以求所負者時時蝟集夫人意不少厭卒供賓客如初丁卯大父疾革呼先君子言曰吾生二子一女事吾謹而有季婦是四子也但婦欲成夫之志而洗其橐又益其負吾心憐之夫人泣不成聲已大母病痞疾常甚夫人事之如事大父大母卒先君子經紀其槪而夫人澼絖稱貸以毋傷先君子之志視其初益謹亡何先

君子卒棄不肖等夫人悲不欲食不肯與大年勸說
萬端夫人乃曰吾欲存未亡之身以稍寬汝念請毋
鮮食矣曩者奪吾舅時吾已知身世之幻自懺往業
不茹葷者數年會疽發於背而汝等强吾食吾故勉
從汝等以盡汝子母之情爾先夫子歸天而鮮食能
下咽耶且焚香禮佛故吾事矣自是晨夕朗朗稱西
方聖人名號不輟然亦辟纑如初或肩背小疲輒周
行於室不肖等力勸之夫人笑曰婦人業也豈可以
老廢耶然所得值盡以賙下走之貧者或隣家兒過

之必少恵以錢乃已否則意不懌也葢夫人儉而好施其天性云顧不肖等貧甚絶不能稱夫人之志痛哉痛哉女嫁潘士元夫婦相繼而殁不肖撫其孤潘震宗或小不當不肖指夫人誚讓之時繼以泣撫其諸孤皆有恩勞然亦絶不欲後張氏族屬遺問而先其孫甥也年四十遂嬰痰疾發則竟夕不能止自後率以爲常乙巳秋杪偶病瘧而痰發遂不能起乃神氣湛爽時作亦時止止或復大作不肖等以貧故不能時製月製以備不虞夫人亦無一言及之既病大

年私飭材爲具夫人覺而喜然亦竟不問也卒之時不肖等率婦子輩莊誦佛號如夫人指夫人顧亦輙動猶自念齒脫不可含强闢其口徐云齒盡矣且見先姑當柰何竟瞑痛哉痛哉先君子既力學不逢年且念累世伊吾不得一當以報前人地下因是嚴課不肖鬻買圖書必使竟讀夫人見所陳卷甚設心憫之先君子歎曰是子誠破萬卷盡籌當世之務脫不幸永爲明時所棄方可委之若數吾又何言而不然者徒取章句以塗人耳目近者被青衿遠者冠進賢

冠作紙偶人趨走衆承態非吾家事吾家自唐文先生而下宣之三寸管可以媚於時者哉毋其福德不及今人而奈何令若曹讀書復不及古人耶吾束心一慮以訓是子使無餘力次者既多病且任之不令作奄奄窮措大矣夫人聞之喜每篝燈火縱不肖夜讀而自持女紅從旁聽之或寒雞喔喔嚴霜淒冷必溫餅餌以飼不肖又爲好語勞之曰吾得常視汝讀不負汝父志復何求哉以故不肖屢於世路夫人處之晏如至癸巳不肖忽翳三光夫人乃蘇蘇泣下曰

先夫子有言吾福德不及今人豈其先見耶而又多方勸說勉慰不肖吾年老汝弟尚能强酬門戶若常侍老母如曩者夜寒課讀形影相隨時事則吾死不憾耳已又嗚咽不勝夫人晨夕居寢不窺戶自旦及暮不肖必令小女子披見夫人歡語移時乃退不肖察夫人意故不歡聞其聲若歡也痛哉痛哉夫人疾革時不肖以手按夫人肌肉消減特甚不肖含涕大恐而夫人喘喘强爲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無死理益不肖罪重惡極天矐其目于母之間以聲聞者

十四年竟亦不知屬纊之日視七十歲時何如也夫
人既殁而不肖苦爲貧病所驅迫居常昏昏不復别
識無過寢限便覺隱隱痛痛腸肺俱裂低頭默呼阿
彌一二聲則止矣痛哉痛哉回視三十年青燈夜雨
持針課讀之念竟何所得耶不肖大復娶顧氏大年
娶方氏孫男四長桐娶薛氏次櫝娶陸氏次樫娶李
氏次柚娶俞氏孫女七不肖出者三長嫁沈逡次嫁
孟時來次嫁孫學仁自大年出者四一嫁周瑁成一
嫁黃元美二嫁許東啟一嫁沈振宗曾孫男四安淳

守淳桐出祖淳櫝出先淳柚出曾孫女三不肖等卜以本年三月二十九日丁酉合葬夫人于二保為字圩祖塋之穎痛念先大父以少孤故憂得不肖晚時夫人年二十八耳不肖五十三而哀夫人享年八十亦幸矣乃不能有先世之産一日舒夫人兩眉皤皤黃髮操作如常即夫人事先子時猶可以少遂其念而竟盡瘁以至於此此其苦心戇行有不肖等之所不能盡者伏惟當世立言君子哀不肖等荒迷中不文不次而賜之不朽析肝鏤骨不勝大願

先叔父念江府君暨叔母姚孺人行狀

先是叔父念江府君卒大復方有事譜牒為父立小傳殊不盡久之作府君暨叔母姚孺人狀狀曰府君姓張氏諱維城字九德晩號念江隆慶丁卯先大父夢江翁歿府君悲悼久之故自號念江也母晋氏府君早歲即能自奮于學然無一覽之性先大父憐之謂可深造而府君篝燈映月孜孜不怠會選士將升于學府君潛往求試大父不知也三選三中格大父始知之索其目劇有首尾而一時同學生有吋囂自

負弗能及者大父笑曰嘻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豈信
然哉于是使受易先貢士編數絶盖府君學務桁理
不爲一切口耳之習類如此久之浮沉黌校閒卒無
所遇而府君喟然曰世且棄我我安能戀此藍衣幞
頭提鼻忍息磬折首蓿簷下耶去稍稍問家人生産
而府君之問産也亦以其沉寔心又逢年以故不浹
歲而所立産倍蓰曩時當是時府君雖已謝科舉之
業然讀書不輟常爲諸子先而伯仲子亦次選爲諸
生有時譽府君乃盛通賓客爲雞豚社伐鼓詠詩時

出所藏法書名畫及古鐏罍玩之意灑如也亡何姚孺人病卒伯仲子亦相繼死而府君始卜居江干多人世之感矣去城之三十里有村曰葛庄先世產在焉府君乃始葺其敝陋達其閉塞而居之小蓺花竹增植桑果時與布衣野老徜徉其間而有妾陳氏者亦能如府君旨供具不厭久之痰發時瞶瞶竟一歲不起得年七十有一府君性沉毅微𢘫所不當旨輒駡辱其人以爲天壤間無所復容之物而事久念移坦然不恨故其人雖數被呵責無溉怨焉府君雖以

艱辛立產產既具乃務行其德多所補助宗人子不
聊生者時買田給之而于刀布出入之數即未取盈
不深念矣人謂府君能施專于其所不報云蓋姚孺
人寔相之姚孺人者故姚翁愚女母李氏姚素長者
而李母家聲名文物久爲一邑之冠爲母擇壻必與
府君而孺人所以事吾大父母者居然儒素府君安
之府君出入贊校里閭五十年所為生養死葬教子
娶婦闢地廣畝迄有成立者秋毫皆孺人之助也而
慈和惠愛佐府君之所不及戚里上下尤德之孺人

死得年六十有　有子五人長大臨娶戴繼韓大觀娶唐繼王繼朱皆庠生大有娶陸大晋娶朱大升娶榮女三人長嫁庠生周汝鯨次嫁嘉定庠生葉士選次嫁孫繼賢孫男八人孫女七人嗟乎府君讀書好義委運無求斯亦早自割于進退之數而立產能施勞心及物倘亦身隱而中不自放故有所托以耗之也語云事英主難而孺人獨能調府君于忿熵之際俾終其德豈非兩賢哉孺人嘗夏事玄武水陸必祭迨乎疾亟結印叩齒焚香而逝誠實心之于果報何

如也秉筆君子尚哀其泯泯而志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顧德垂　較

亡弟世長行畧

嗚呼痛哉予忍紀吾世長弟也耶世長少警敏勇于為人令當一任足以舒發其志氣可自見不沒沒而幼罹再生之病長更徹骨之貧隨俗遷化五十三年即戚里知交所共稱說皆非其至然而仁心質行孝弟明潔其終不可磨滅于世無疑也世長生嘉靖辛酉十月二日而是時先府君屢秋試計無所娛大父

而世長生大父母喜歡聚貞節堂中相與語甚肖府君也予時八歲已心識之矣又五年乙丑世長病胃冷痛即絕先夫人不解帶者四十餘日諸醫謝不可爲移之地絕矣府君取置懷中狞泣不休大父泣曰曷不爲老人計而納棄子懷中不虞有殞耶府君曰匪直憐之是兒骨相無死法將有復時方午既申而阜端若飛絲焉府君曰活矣取湯三沃之三下而府君亟語先夫人吾于此道良苦今以後日月皆此兒餘生不令沾沾作窮措大矣世人頗疑世長之慧自

棄不竟學不知先府君之意也其明年就外傳先夫
人督之嚴府君輒呼還令戲鬬雁齋而世長病後骨
相驟長頭青眼漆軒軒如成人或布席裸袒或箕踞
欄楯間府君對之色甗如也又六年辛未授史記漢
書每夕偕予坐草堂更互讀府君聽之燭滅必令卧
誦而予所憶多不及世長甲戌授唐文粹蘇文忠集
時年十四十六丙子受素問龔先生龔先生者號漸
亭故廬丹谷翁受業弟子也性方口爽于諸從遊無
所屑意顧獨異世長曰世人不解此道多以中根人

爲之安得受如世長乃可授耳久之漸通其業又得
萬金良方及帶下㓜㓜諸書無不汎覽而是時先夫
人力兼家政多賣金猶傾世長夜從龔先生歸色慰
夫人而嘗私語予婦曰嫂即洗其橐不支弟或有待
無恐也且慎無溷吾兄庚辰年二十娶方氏方故賢
能如世長旨先夫人諸務世長直任之矣而一切薪
水問遺及門户鱗襍之用府君亦悉委世長輙辦當
是時予方讀書大樹齋中多與世長同卧起鷄鳴月
落嘗互誦曩所課諸書以爲快予性鈍不解臨池世

長爲之輒肖又能時出竹石五指間府君見之訝然然心獨喜世長意有所寄不泯泯矣甲申吳門張五河元舉以染謁府君張故名下士文陳先生白陽甥也業有淵源府君令世長師事之期年盡其術而張性好豪飲世長從之馳騁上下嘗以身翼蔽張無令誤終其身禮事惟謹戊子先君歿充充不知所出世長行哭敦匠事嚴而電光閃閃着門戶家人太恐米貝衾絞必誠必信皆倚辦世長都無所悔予伏地嘔血軟泣而已庚寅免喪世長再理染事時里中六七

輩就世長聯社又有新安王氏暉者以寫照特聞四方世長館餘之頗亦通其意然不願爲取適而已矣筆墨之歡于斯爲盛然酒闌客散輒嗚咽不能禁痛其藝不及佐府君歡且未葬也甲午始克葬而後世長瞿然語予曰兄望五且病距其之生亦三十四矣如毋老何于是厚自檢押而持纊素者足相躡于世長之庭世長故不肯粥技好任俠隨所請墨妙丹青務令滿志又多市牛酒醉之以故四方之履日進而家甚貧當是時予已抱左氏之阨世長債產質錢爲

予祈𥙊而又多請方技之士以歡予先夫人聞之意甚得也歲丙午先夫人卒時予家徒壁立愳不足當大故而世長取之宫中無不夙辦誠信如喪府君時予亦弗之問也然而世長心良苦槀如洗矣世長性好山水登覽之興故復不淺先夫人既葬乃始薄游吳越間登七十二峰觀潮錢塘禮五雲慨然久之始知禪誦如是我聞之聲朗朗徹户外矣庚子登黄山時年四十丁未游燕臺年四十有七世長既竊覩天子宫闕喟然南歸曰嗟乎方域之中有江南吾鄉之

于江南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而吾先世以數椽處其中螟巢耳然幸無恙歸然如魯靈光可使他人睥其側耶盖時有議劉先產者世長翔其橐而讚之不盡將取之楮墨以老焉而予于先壠故有所建風木軒未就而圯世長傷之爲買隣地築室五楹榜曰風木小藝花竹其下語予曰吾兄弟且老不能以無味之面久久向人而吾先世亦絕無向人性但不審造物者還許吾十年相守乎欷歔久之而予乃不知世長已病故爲好語相勞也世長之疾在癸丑三月閒

五月將望予始知之眠食大削矣然終不肯言閻言之亦不盡距大病之前一月猶課通遠二僧梁不輟既亟向予一流淚耳予曰不憶五歲以後日月府君謂之餘生耶自是不復言一日索惠泉飲之盡一甌顧謂予吾腸胃無所滓然思不免賴此水浣却矣意自笑其僕僕衣食三十年無爲也遂瞑嗚呼痛哉以世長之情志得有所舒發當不肯清凈無爲以自老即富貴當不齷齪即病厄其身貧勒其氣而勤身濟物之念若聚沙成塔所謂施于里閭諳于夢寐者亦

不遺餘力矣然戚里知交頗亦信之昔黃人有罟樊先生卑汚苟賤者先生笑曰卑則卑矣不汚也賤則賤矣不苟也予謂斯言何當于先生請以志吾弟世長不識下執事許之否世長名大年有子三人女四人卒萬曆癸丑十一月十七日年五十三嗚呼世長生平無一事而清遠閑曠有過人者其書做趙吳興畫無所不窺顧獨好唐子畏其人有至性不肯依傍古人然舉念多合其生不甚了佛法然易簀時炷香測然端然無怛化即老于佛者自謂弗及之矣

鐵兒瘞誌

鐵兒張元長初生兒也母顧氏娠七月生方娠時大父九川先生夢玉一塊墜懷中大如㡰有文故乳名曰鐵示非玉文無害也或云七月子當長大父信之然羸甚五指僅如錐具體而已及期齒骨怒生秀目方口長耳豐準伏犀骨隱隱貫頂上見者莫弗奇之甫三歲能誦唐詩絕句幾百首而尤喜誦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之語大父頗戒乳母不令人見也適有巫媼視鬼者見之訝曰此青州四舍人何在此乳

毋詈其不誠媪徐曰會當去父之病亦疹醫禱一月始愈又半月而痘疹見啼竟夜不止是時大父卧聞雁齋中夢至大梵宮叅禮如来一人導之而東有阿羅漢結跏趺坐又導而西西則祖堂㡳龍皆碧琉璃色莊嚴璀璨一僧結跏坐蓮花莖上以紅錦覆其首啓視之則兒像也大父放哭而覺而童子候帳前報兒痘見矣痘九日不發竟死是爲萬曆五年丁丑三月十五日戌時葬之馬鞍山陰大茅真君殿後年四歲其生以萬曆二年甲戌四月十二日丑時既葬嘗

欲誌之不果今年已亥予再遊燕臺三月初九日道經潤州夢兒笑語如曩時起而爲之誌嗚呼夢而生之夢而死之又夢而葬之誌之惡乎知余夢兒夢也耶其有爲夢者耶嗚呼此可以觀人世矣

三女瘞誌

嗚呼丁丑之歲後汝兄鐵十五日而瘄亡猶視閧予泣且呼而瞋者予婦再乳長女小大也其生二歲明年戊寅予自荆溪還入戶不見女吾父母面之予乃倉皇痛哭于佛舍一燈黯黯者三乳牛也生再歲其

後又六年甲申而哭若鐵若小大若牛者五乳女玄也未周歲玉柱之東玄宫之北纍纍者吾三女從其兄藏于斯也附而藏左右各一者吾所存女殤沈氏者二女甥也直西而望踰堞涉隍若馬鬣封者汝家先世墓也志之者汝父張元長也昔未志而今志何元長且老將離逆旅之館而休焉未免有情不忍弗志也嗚呼百千歲後存而勿伐某以爲元長之子女也夫

殤誌銘

子明八歲殤應鵬十六歲殤子明之父大年母方氏應鵬父大晉母朱氏年與晉從兄弟也子明性純敏婉孌若成人鵬性沉實粗曉文義皆張氏之眉目養之可以不愧其先者也歲戊子明病痠甲辰鵬病瘵後先死子明死後一年晉始舉鵬銘曰

君兄與弟生不相及而死相親皆祔于汝高大父玄宮之陰其永永長存悲夫悲夫世之相尤者獨何心汝從父感而爲之銘

亡女孝仲孟孺人行狀

女姓張氏名孝仲崑山病居士張大復仲女也母顧
氏凡六娘生仲是爲萬曆十三年乙酉十月十五日
其明年丙戌光禄孟公爲其季子時來求婚許焉又
十九年歸孟其歲甲辰既歸宜其室又四年光禄公
爲諸子析箸仲始爲政宜其家其歲巳酉又一年仲
卒則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三月初六日也年二十六
子四歲乳名桂女二歲名環光禄公哭之如其父姑
葉孺人周孺人哭如母姑姪哭如凡弟姑姊妹僕媵
行哭皆失聲如失主母之老于政者里人欷歔傷悼

無間老婦稚子予過孟村充充如窮無所歸思欲紀
其大略以俟立言君子每執筆而瞋投卷而慟久之
姑爲之狀狀曰孝仲在娠毋弗憂稍長軒然動止如
成人父弗煩既歸于孟侍問惟謹歷寒暑無斁舅姑
弗過莊事妯娌妯娌弗讌既秉家政綜理周悉無一
切啖薄兒女之態與一時掛漏謬誤之端夫君弗勞
即閨門之行不必有所自表于時然使仲不即死爲
之三十年當稱孟家功婦即早夭而所事翁姑不如
光祿公與葉孺人坦直慈愛或其他非意之于艱苦

萬狀則嘗膽茹荼亦宜有以自見爲孝婦又使仲華甚而佐其夫或見其子有成立之綱之紀其必爲賢婦賢毋無疑也惜乎年不盡其才志不表于後然試數一二可得而推矣仲三歲時其母病不欲食屏息毋旁弗食亦弗啼毋既起食與啼如故識者奇之子夜讀書仲與姊孝伯侍或父之伯請間仲弗許笑曰聞聖賢書何弗適安事寢爲予闋之喜時以其書語仲未了輒能見其所將然予爲掩卷曰兒休矣讀書非婦人所急也仲亦不復言書每讀時但拱聽之昏

孜無倦容會予目青命子桐詣圓覺了義仲耳受縩
遺桐與姊伯時有倣佛之色而仲黙然頷之而巳矣
毎花晨月夕與諸姑姊妹歡語無凝而自爲孟家婦
間一歸寧不復語笑如曩時予心恠之令其㛐毋問
狀笑曰女子有家女子之累也吾在江南見月輒思
與幼妹撲流螢聽蟋蟀嬉戲相樂自今思之那可復
得而今見吾諸姑姊妹歡情宜倍往時然而薪水之
務縈其中而織絍之筭周其慮黙黙不能自放者數
矣聞之父少年如春壯時如夏天之序歟予聞黖然

戲問仲鄉居何樂仲笑曰鄉何樂耶所恃如父命幸不開罪於兩大人而予姑讀書好禮居然女師是吾樂耳問何苦輒曰異日者當復苦役今賴大人之庇未見也凡仲所見多丈夫之概而容色不矜言下便了而神情不自喜服御鮮整無纖鄙之容而好勤其身苦其心以周物知家人輩憂喜勤惰强梁懦弱之情而默調之使各得其所欲然雅無一切束濕分別之事語言清辯而慧然不自見其所長初析箸時光祿公適有疾予使婢子語仲兄故貧家子不宜及田

産事仲方焚香爲光祿公祈而婢至聞之笑曰此言何爲乎来耶且父常自教兒而待今日然後及此乎予時意亦竦然又嘗使人告予其日暫歸寧予謂仲方有家不宜數歸從此不復言歸寧事矣其母使人詰之曰父居貧嚴自治雅不欲以頻歸爲世眼所物色此易曉耳旦起侍姑恂然婉孌姑輒色喜曰娶婦必儒家果然已又見仲與夫婿語欵欵情至然多薺眉之恭則又未嘗不色喜欲飛也獨居操作無寒暑晝夜之隔所市甘毳時食必潔奉翁姑餘以佐夫婿

夜讀又其餘以唉幼稺而自御其亂下者侍者難之
輒曰吾處之素矣或勸之少自逸則又曰吾毋侍翁
姑見眉宇間多忽忽不樂大都爲役重產分微或不
可支耳吾年少所析產粗足自給而好逸其身以爲
兩大人憂其于克家之義謂之何且逸亦非所以自
處也死之日漏三下矣猶躬至爨所用戒不虞甫過
限疾作不復起痛哉當是時婚有繁役過友人議劇
產而孟孺人就伯子養居城中仲故茫然自失矣乘
夜遣急足詣毋而是時風雨淒其不可行平明聞狀

予慟曰兒不起矣兒性孝且慧爲有小恙或尚可爲
而乗夜詣毋耶使人卦之皆不吉未脫訃至痛哉痛
哉仲心坦而慈性微急秀目倩頎視履開豁骨相不
宜夭予嘗語内子使有兒如仲張氏當與即爲女故
是家庭間鍾子期矣仲既死予絶復甦甦而更絶私
自訟曰吾豈眊耶女如仲且死而吾無徵此何爲者
伏枕思之疇昔之夜盖再夢禪雲云仲有初生女卧
病予舍既亟予心占之夢僧書禪雲二字夢中占其
夢曰禪者無生之法雲之去住其何常之與有是兒

當不起黎明竟死嗚呼夢神既以二字死仲女又以此徵仲死豈果有數耶解者曰仲嘗閱圓覺義而君再夢禪雲經有之一切流轉猶如昨夢仲宜得所歸矣病居士曰莊生有言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予爲亡女孝仲孟孺人作狀豈有譽焉孟之先世居吳淞江南以貲特聞人稱江南孟家或曰張浦孟家光祿公父徵仕郎守約先生素長者妣徐氏封太安人與婦葉孺人相得歡甚情如子母然孟氏既世有女範而吾仲女亦稱孟家婦不幸早夭不竟其志夭

乎天乎予故收淚書其概爲光祿家乘補且將懇于世之有言者

女仲殯志

孟母張孺人諱孝仲父大復母顧氏生萬曆乙酉十月十五日十九嫁故光祿公第三子時來姑葉封孺人相得甚凢七年卒得年二十有六子一人爾彰女一人環㓜殯今嵊縣主簿宅右廂又六年改殯五保字圩祖塋饗堂實光祿公成命是爲萬曆乙卯三月二十四日先是父大復嘗爲之狀將請誌于當代

女史陸夫人于其殯又哭而銘之念且老懼莫逮其窀穸也銘曰

婦于孟女于張生無命死多芳殯于墓以俟其良爾媛爾淑爾後孔章

女姪曹孺人志

萬曆乙卯五月二十三日故弟君求嫁女真卒曹氏正寢得年二十有六其寡毋朱與曹姑哭之慟聲聞予草堂予亦潸然泣數行下而心獨喜真之無憾于死也故有姑哭婦不異其毋如此哉此知真之爲婦

矣真早歲失怙朱母甚憐而嚴訓之甞不令有餘以
故儉飭之性宜于舅姑曹故儒學與予家有世講之
誼而真婦又能婦夫君更宜之病瘵三歲曹姑未甞
有焦然之色真亦愉婉如初旣疾亟猶私其兄曰吾
即死無子幸勿外曹氏以傷姑志君子于是謂真能
孝矣夫君諱景元字孺長元長子也人生亦何必有
子徒令後死者對之悽咽耳此予痛吾女言之也使
真幸有一遺以慰其姑曹姑遂不如今日慟哉君求
甞有女遵嫁沈氏亦蚤夭予為存其大略于譜而悲

溺不如今者蓋痛吾女而不忍真之孝無傳于世其得歲又與予仲等悲乎悲乎予即爲真至自謂之私矣

女孫志銘

世長之女孫阿大父攖毋李幼娟靚即甚啼不就人提抱必其毋與褚嫗持之乃安見人輒自匿不仰視他姊妹成行嬉戲不呼之入不入即入不就便利從父毋更貧苦食脫衣單不嚬不顣萬曆巳未清明日病痧疹死其生爲乙卯五月十八日葬本年清明後

三日庚辰祖塋葬後五步伯祖哀而銘之銘曰
自汝祖殁吾老不能復聞汝曹之寒餒也汝慧忽殤
吾聞哭而知汝之死也悲乎悲乎女于張速歸于張
之土千百年後從予王祖既安既妥

甥女阿蘭瘞志

予長女嫁沈叔和嫂艱苦備至結褵後都未嘗生男
阿蘭其第七女也貌娟秀能解人色意所向不以提
弄溷其母其母獨憐之母晝樓而處甚隘蘭繞膝依
依視母澼絖不窺園一日偶經桃樹下聞其大父太

學公咳輒大驚一月病死得年六歲傷哉貧也命矣夫萬曆戊午七月十七日葬馬鞍山北麓大茅眞君殿後祔吾家鐵兒墓東右一步銘曰

吾骨志汝舅之墓而墓祔汝三姊今又祔汝于此玉山之陰是爲吾骨肉之土厥木蒼蒼他年薪甫

孟長女祔葬志銘

孟長女以萬曆乙巳七月朔生戊申八月三日死父時來母張氏女生而岐潔甫期不受倨傲之色雖甚啼不餘痕滓已何寢疾會父家将議析箸其母攜歸

興賢里草堂遂殁興賢里得年四歲方女之病且亟也予卜之兆不吉卜之夢夢胡僧索寶珠納鈿榼中執予手疾書禪雲二字遂行予驚起知非常住相也入寢問狀女已喘喘目予父之拭淚而殁是月十四日歸女柩祔葬封徵仕穴兆左若干步銘曰

張浦之南爰名淨土彼髙者墳童女得度

明故庠生潘長之姊丈暨亡姊大娘合葬志

萬曆甲午正月二十日姊丈潘長之卒予哭之其家先是哭吾姊大娘于聞雁齋是爲辛卯閏三月二十

九日相距四年耳家貧子女幼弱吾姊左提右挈付長之而長之又賚志以歿内外兄弟之感寔傷厥心嗟恐言哉嗟恐言哉以故長之既葬之十有九年始克誌其墓誌曰潘氏其先汴人翰林學士奕隨駕南渡徙家崑山十三傳至敬洪武初以貲甲里中時稱饒穀浜潘氏敬傳至彥編爲諸生與於文學彥編生澤貢于鄉教諭南昌澤生麟麟生文燦皆諸生文燦字質夫娶下巖生長之諱士元配張氏吾姊大娘也先府君嘗與質夫公社雅相尚遂講好焉長之幼

敏悟爲文立就質夫公奇之丁卯試有司選爲縣學弟子其明歲改元詔言天子將選才人江南議洶洶吾姊遂歸長之先府君送之曰兒故貧家女婿又貧甚不欲以朝夕之計挫婿志則奈何姊泣而領之未幾月翁姑稱吾姊孝婦而長之宜其室遊學不內顧亡何嚴夫人有疾仰俛不自由長之率吾姊服不解帶者兩閱歲而夫人歿躃踊瘠毀子婦無異里中姥有及見者至今爲吾姊揮淚不已而稱長之之孝于人子未數數也長之之性慷慨多大志矜不解世之沾

沾編編者爲何語毋罷秋試人或寃之長之傲然弗屑意而事質夫公傋諸愉婉質夫公豪奕自喜多鳴琴角奕之遊長之所得閒奇贅悉付酒家佐然公歡未甞入閣不繼則吾姊澼絖侑之不令長之恝一日養也以故長之遊學二十年家益貧弱子稚女毿毿繞膝間饑欲食寒欲衣而長之與吾姊處之怡然無所恨人有以非義餽者長之叱絕之頸面皆赤吾姊退自得也甞與人小貸且久子錢倖矣其人歿而長之取償其子子弗受長之叱曰汝以乃公爲負金郎

哉後有貸即甚困吾姊必以時償曰慎勿使郎咍人也長之既以能文起黌校間而黌校間推行誼之士又必首長之妟使者行縣所得娗幣多倍于諸名下士長之曰嗟乎吾以文得幣猶非望乃爲行而必使人知之耶吾請絕矣聞者信其言不僞云初吾姊寢疾且甚先夫人憂之眠食忽忽然予與先仲迎吾姊聞雁𪗋中便夫人省視嘗夜半視吾姊燈影熒熒長之手一編危坐至旦勿寢其睠曰郎故念兒女幼不免啼泣以愁病者蓋閱月矣以故吾姊之喪先夫人

哭之盡哀而䛼長之終身勿間焉吾姊卒時年四十
二長之年四十六生子三人長震宗娶顧次超宗縣
學生娶沈次承宗娶婦女三人長嫁庠生金沅曜次
嫁王希曾次嫁青溪顏某長之嘗遊學青溪與顏氏
有姻婭約未就顏老適視長之疾且瞑約如初時以
此多顏老亦長之之素信于顏也長之既歿震宗等
以明年乙未二月廿三日奉吾姊柩合葬東一保祖
塋之次張子曰癸巳秋長之夢遊貝闕有冕而搢者
指長之曰若爲吏而多賦于民罪當死長之叱曰吾

安得吏吾書生徹貧數十年不肯以手捉錢吾安得吏若徒聵聵耳鬚着色沮長之顧視見吾姊相持泣五指如氷長之笑曰人言冷如鬼手信耶遂覺而童子候伺帳前聞長之夢夢語者鼓絶且旦矣長之爲予說如此予謂長之强陽能叱晃者當不死而長之故竊竊自危之矣長之爲人勇于義生乎無妄言其孝友天性也吾姊從長之幾三十年雖貧不慽蓋有所取信矣辛卯之歳吾姊移席齋中見欄楯閒有夾蝶花開者私于吾婦曰吾且不起蓋疇昔之夜夢其

姑嚴語之云悲乎悲乎人生誰非夢者先父母生吾姊若弟三人而長之爲婿予獨根鈍無所似辛卯哭吾姊甲午哭長之癸丑又哭吾弟皆以夢顧吾夢不知何時矣予爲長之誌墓言及此羨長之與吾姊存歿寧順可無憾于人世也

姪婿周季美墓誌

予弟世長之婿周季美死且葬母慟不已妹孀錢氏者哀悴甚予坐息舫閣之泫然流涕追念季美初遊吾門揔而軒然旣冠拔起頂常出諸子弟上人或訝

之笑曰曹交不食粟耶訝者愧謝而今又死矣季美從予遊十一年未嘗有自遂之色既疾亟予思往見之輒行輒止竟于待予瞑不及傷哉葬爲之誌君諱璠成字季美父沖母孟世居婁之雙鳳鎮惟學惟貲甲于婁東生十歲孤孟母甚憐愛之紈綺珠玉容飾甚都而是時君之兄𥺃稍好弄不能持門戶遂洗其豪君事寡母幾稱窶人子矣幼嘗習舉子文字不竟業然時聞課誦聲輒徬徨不能去時有記憶又能自出其意寫山水竹石人官鳥獸之形多生韻識者稱

之匹何病甚醫云瘵也予謂季美長幹有神不類瘵
老毋輒慟曰是兒幼嘗從兄佚遊多逐犬臂鷹之戲
不愛其力而吾又憐其孤羸惟所飲食毋時其勞逸
饑飽之節舛于前而貧迫其後經有之病自內生兒
殆不起矣未數月竟死君性至孝侍毋寢食常恐以
氣相觸毋不當旨輒誚讓之而君承之以婉容毋笑
乃已與人交無遽容疾詞多修子弟之禮而皆發于
情止于義以故君死之日諸親故無弗含淚而弔者
孟毋初割其產念君未娶特甚而世長外毋方適與

君毋爲兄弟遂約婚姻謂世長婦曰姨之子稱等行
不宜婚而吾欲以姨故安吾子爾無辭矣以故世長
不以嬌客之儀寬季美而季美亦絕不以外父之容
見世長時有貧辱世長力護之且讓且許而君絕口
不言德恂恂而已將屬纊悲謝親黨婉戀周至先是
與婦訣曰有毋而背之有妻而捐之我則非人寧復
能上先人丘壠見諸兄祭掃爲且無兒無家汝亦將
所庇而自守耶吾聞人生無臯其鬼甚閟吾即死取
撮土埋骸骨于西山之陰日對晴郊樹色足矣世長

悲其言遂以君死之二十一日葬馬鞍山麓是爲萬曆巳酉臘月二十五日年二十七配張氏世長長女無子銘曰

昔蘇公爲王子立誌墓大都叙其頴敏好學使君幸卒業當不減子立而吾決不能以文傳君聊藉蘇公之義而爲君銘

甥女王孺人沈氏志

萬曆庚申六月廿有一日夜予卧孫氏東樓下胸臆怦怦若鬬意殊不自得甫交睫輒夢夢又不可了輒

復醒私自念此境如彼將質明殆有甚耶旦起危坐
以觀之日且昃童子倉皇來告沈女嫁王氏者死矣
嗚呼傷哉女生四歲外大毋顧抱歸草堂婉孌大毋
傍不知其非女也稍長授之工則工閑之嚬笑則時
嚬笑今王之太姑沈之大父行也見女而喜將納采
焉吾長女獨心許王曰太姑有家範不負其門輝嫁
女與之當得快婿不愈于羸金郎耶積十有九歲而
歸衿褵綫不具毋心甚憐女容不戚短襦操作時婉
孌太姑旁不知其新婦也已未之秋予卧病草堂喘

喘欲絶女煮親予予病甚張目不能答灑淚而去自此不復視予草堂矣嗚呼傷哉予生不辰老多兒女之戚前未匝月有女奴來告女娩身而男不覺色喜謂吾女未有子可幸抱甥如女外大母抱女也一往之情便成悲讖嗚呼傷哉女生無禄更無命避絖紉綴孝于父母處恭翁姑僅償女婦事無足深紀紀其大略以俟夫君子之成立焉女生萬曆辛丑四月四日殁庚申六月廿有一日得歲二十志曰

父綏母張十九歸于王未匝歲而謀厥藏將留其不

盡以徯哌哌者俾昌熾其二姓之良

故張翁子清暨配張氏合葬誌銘

雲安君之母張媪尼也卒以萬曆甲寅十月五日無恒無吁誡其子必以法荼吾而歸燼玉山之土是時張翁卧疾久據牀哭媪淚淋淋溉于席又顧視其子而毋所誡者是也後毋卒之四十五日翁疾且殆忽思魚羹羹具而翁又忽爲媪語曰及此猶羹魚哉衍矣遂瞑是爲十一月十九日也于是其子如誡將謀葬雲安君抿啼久之而爲予言其父母生平事曰父

家故責獎鉛給僦屋而償之嘗不能具捸糈則偃帘而紡練袍毦帽多質子錢家隣人詣之蹢躇謝去嘗曰相鼠有體何有不擱衣冠見客者歲大祲翁釜不爨將詣貿者易之會屐激不肯行乃付其向業者詑之去弗償也翁候良久嘆曰歲饑一至此乎乃吾以破甑損人行有豕負塗突入翁舍盡毀紡具主者忿豕突入非祥也而又毀具必怒張翁遂逡巡謝請出之而翁已亟呼其子舁出池中將召還其主者且謝之曰徒跣非禮幸公勿罪盖其不肯忤物大致如此

然義所不出或其念既定即萬端莫能易之矣以故媼之從翁稱難事焉媼六齡喪母來婦又十三年稱婦又十有七年而齋修羅睺羅行則與翁割席處矣甘荼習蓼敝緇楚楚無愧白業之士焉當媼之始婦也一切操作成人無異其姑意甚憐而大姑有二女性忮將害其慧也嘗雜鹵糜之曰食鹵則嗽媼覺私棄之則二女者又吸啜嘌之矣雲安君曰母嘗爲予說其事而嗚咽不勝也翁性整峻用以自苦其生媼直柔耳然無違心之事小愧衾影蓋凜凜喆婦之閑

矣張子曰予即不能詳翁媪事而自予雲安君之來歸嘗從翁舍舍傍内子呼媪同寢室垂三十年即謹重無他剩讓而囊澁不可通有無乎無有也翁媪纔發家食指無小大無不悲泣又更相述其冰蘖自持之概此豈有佞于翁若媪哉即翁隱于賣漿無一事可自見媪以尼老詩曰不忮不求庶幾近之矣翁諱霆字子清生嘉靖十八年巳亥十二月廿三日得年七十六歲父文玉毋景氏文玉父磐毋顧氏媪生嘉靖十九年庚子三月十二日年七十五生子一人烓

娶陳氏女二人長嫁餘姚戚大新次即雲安君予副也孫二人自靖銘曰

貧匪伊戚其儀不忒幽即予若其剛不吐以異而同胥匡以終陟彼高岡古刹長松于永其封

張元長乳母志

張子曰予蓋有三乳母焉予生于嘉靖甲寅是時島寇甫退人不聊生多自賣而予先大父母甚愛予為擇乳適丁其時援先得二母吳俗乳母計歲而償更三寒暑輒謝去而予二母以自賣故得留母姓某氏其

一姓陸氏陸氏母别有志其氏嫁于趙夫曰趙楠長身鋭骨鬆而髯能勞瘁其身先諸人作務事先父母有功母性温謹體羸顴尪者而予生不喜睡睡又乔貼席母乳之多仰卧腹上稍動則啼輒讓母母常背啼不發聲父之羸愈甚於是始議陸母而予非母鼓莫安也又久之予至三歲而楠適病痺口眼常蠕蠕動時欲先大父從術者言法不利于兒命先母厚遣之使自具乜筋而母往來吾家與陸母雜乳予會病者漸亟母来亦漸减于初時買鼗皷苑笛諸戲弄之具

使人挾予而自匿戶外予知從母來則泣母不能忍亦大泣而陸母時時潛抱予畀母不令吾母知也予見母輒牽其衣多逆爲之地慰藉母母佯笑而承之有閒而母悲啼嗚嗚去矣蓋聞之吾母說如此他莫詳也其後楠死母更嫁他氏憶予五六歲有趙媼率其女孫趙滿來剖瓜啖予于今息舫下予識其爲母姑也見之泣甚哀滿面方而癡不類母其後有老僕見母于青浦之唐行鎮予時年十一矣云將詣予久之不至則使僕偵之而其夫知母之曾粥于張也懟

不肯出母母性順不能抗已又覓之不知所在矣張子曰凡志必具載年月卒葬而吾爲母志皆不詳獨載其所關于吾母者恩亦渥矣陸母亦嘗語予凡吾所以相保者極難耳畢慮而思不得一而寒煖燥濕之用惟趙母常得之每旦起視其面而削甚也悲哉悲哉楠有弟爲西林僧號古松猶能言其兄抱持予時事予因古松始知楠爲圓明村人今村上人有依田趙家其族也

元長乳母陸氏志

母姓陸氏父某世居崑山麗澤門外業機杼而工能自給母善刺繡售輒倍意殊不屑十八嫁邑人沈惠生女一人惠方給事縣庭務爲德甲寅之亂惠不自存再舉一子已期而是時吾家方覓趙母議更代母來侍吾母乳予趙母色難之吾母笑曰汾乳何不逸而色䢖也耶于是爲設大被二母慮其逼也更一人枕之予啼輒不可止于是必左右乳乃得不啼二母相與笑曰吾故不知汾乳之逸秪自擾耳吾母聞之亦大笑當是時母所生子健乳以荼苦之不可則趙

毋常以身蔽予使潜乳之母即甚憐其子終不敢盡而予每欲就趙母乳輒以意指使其子俾竟乳已又使毋撻其子先大母與予母率相歡笑以爲常久之趙母以夫病免歸予亦漸長每見輒相持泣人笑母曰郎毋左右袒耶母曰郎不忍去趙安忍去予即令者分郎乳以乳吾子而吾終始豈在子耶于是予就外傅毋莊事予如成人人又笑之母曰莊故保傅事且以爲若等先耳聽視如郎可褻見乎始予初冠召母飲食先大母指予耳言曰故有以乳肖焉如此哉

母聞之喜退以語惠更大喜自得也亡何母病死其子後母一歲亦死于是惠棄城西舍就養于予時時往来女家更數歲死張子曰予自少不容于時嘗夜詣母母以清茗進顧視澄潭落葉蕭蕭而下色意黯然予亦自見其影而悲也母雖一婦人脩餙爲務至老不見頻顣之容竟不得有所托以自表于時傷哉予無四方之役所見不過家庭父子之歡凝眼相望庶幾予有成立以爲持左券而責其償也予皆若絲而此数十年者安在耶予于兩母因势不能不異嘆

而潸悲焉

張世長乳母葬志銘

世長後予八歲生先父母憐愛之闕乳得李氏母夫
曰朱裁人謂兒之乳于母也多肖法宜少宜長宜有
神母稱是以故人呼母長母云長母之乳世長也勤
而一切紉澣操作之務多兼人而辦辦又先人母不
自謂能也世長四歲病屢絕先夫人不解帶者四十
餘日母同勞苦有閒先夫人休母母寢不能省竟兩
日夜世長既長常爲人誦之以爲長母之勞如此而

是時先夫人苦嗽嗽輒眩吾家座上客故常滿母或
攝之多咄嗟之具稱夫人旨久之常攝母亦殫其力
勿避怨而內外臧獲指累百亦絕無怨母者又久之
始小立產與其夫頗事什一出入會計一辦于母其
夫飲醇酒陶陶而已然自其爲家幹至老無僮僕之
過睚眥之怨也生子一人從母姓曰李承志峄儒有
暑女二人孫男二人予自幼不解櫛髮必母司之予
既病而母啼且言曰爲郎櫛幾三十年未見一日兩
眉舒也而以病之故也耶蓋母之知予猶世長矣母生

于嘉靖壬寅七月二十日卒于萬曆□□九月九日得年六十承志配母新洋江之原世長□之慟謂予宜有志又十三年始克爲之世長卒之□年也悲哉銘曰

世長死而予爲母銘斯以知母之存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